

寓趣味于传神之中

“写意精神”大翁艺术全国巡回展瑞安站在瑞安书画院开幕



左二为金大翁

■记者 蔡玲玲/文 孙凇/图

“写意精神”大翁艺术全国巡回展瑞安站,5月18日在瑞安书画院开幕。由金大翁主讲的“写意精神”主题座谈会也于当天下午举行。文艺名家汇聚一堂,探讨当代绘画的写意精神,以文化自信审视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写意精神的时代走向。据悉,此次活动由市文联主办,市美术家协会承办,展出时间持续至5月28日。

近60幅作品创作3个月

书画院的展厅内,悬挂着一幅幅清新的花鸟写意画。金大翁带着记者逐一观赏,并作介绍。此次展出作品近60幅,是他花了3个月时间为这次展览而专门创作的。

金大翁是永嘉人,他的作品里少不了“楠溪江”的影子。“你看,这幅画上的柿子,就来缘于楠溪江边的柿子树。”金大翁说,永嘉的柿子是椭圆形的,跟北方的扁圆不同,没见过永嘉柿子的朋友,还嘲笑了一番。

此次展览的主题是“写意精神”,金大翁如此诠释他的作品精神:“写意画原本就是一种即兴创作,是一种高度自我、表现画家主观感受与人格的艺术。”他认为,写意画看似门槛低,实则要画好非常不容易,它不单单是作画技巧的问题,背后承载的是文化的传承,体现着画家的综合素质。

《人民日报》人民论坛主任赵毅如此评论金大翁的国画:“寓趣味于传神之中,布局巧构,意趣盎然,给人一种苍茫与幽静之感。他的国画题款与画面和谐相融,境界很高。”

陶瓷绘画作品被博物馆收藏

金大翁不仅是一名书画家,而且是一位陶瓷艺术家,现任景德镇中外陶瓷艺术协会常务副会长、南昌画院特聘画家、南昌理工学院客座教授、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、景德镇大翁美术馆名誉馆长。

自16岁开始,金大翁跟民间艺人学习泥塑、漆画、瓷画,拜洛阳书法家李进学为师学习15年,在西安学习中国画多年……游学各地,师法古今名家,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热爱艺术的金大翁,由于机缘爱上了陶瓷绘画,最终选择定居景德镇。2009年起,他投身陶瓷绘画领域并开拓出新的天地,让人们们对陶瓷绘画有了新认识。

金大翁的陶瓷绘画作品传承了八大山人艺术理念,将中国书画的笔墨神韵与陶瓷青花工艺巧妙融合,实现了和国画之间的自如转换,蕴含着文人情怀和境界,让瓷上画面获得了和纸上画面一样的艺术效果。

2010年起,大翁国画瓷画全国巡展启动,受到国家一级博物馆欢迎,目前,已经在南京博物院、湖北省博物馆、洛阳博物馆等馆展出。

2010年,南京博物院收藏了金大翁4件瓷器作品,南博馆藏瓷器丰富精美,其中不乏以明清官窑为代表的传世精品,大翁瓷器成为南博当代瓷器收藏的重要补充。2013年,他的瓷器作品又被湖北省博物馆收藏。

艺术成就离不开德性修为。金大翁心地纯朴,不嗔不贪,可谓“素心”。在艺术浮躁的当下,他潜心创作,从艺术思想、创作境界上进行提升。

金大翁才华出众、创作全面,山水、花鸟、人物都有自己的风格境地,作品从不重复和雷同,每幅作品各具特点,在美术界人称“八哥第一人”。这种创作状态,没有过硬的基本功和创作灵性难以实现。仔细欣赏他的作品,在感受到美感的同时,更能感受到那颗在时代激荡下的心。



黄金坳: 一个遗世独立的村庄

■余盛强

芳庄乡对抗山西南麓山坳深处,有一座沉淀了7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,名叫黄金坳村。这里山清水秀,峰峦叠嶂,竹茂林深,村内至今依旧保存着数十幢明清民居,古道、古树、竹林相得益彰,静谧温馨,鸡犬相闻,民风淳朴,虽然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,原始风貌依然不变,宛如一处被世人遗忘的桃花源。

村之静美

从乡政府附近的一条盘山公路蜿蜒而上,片刻便到了村口。车子落脚点,便是村里唯一的空地,两条分岔的道路分别通向“外月”的黄金坳和“底月”的金丰。

“外月”是古民居较为集中的村落。走进古村落,就像翻开一本泛黄的古书,一页页,让人细细品味她的前世今生。

村前的宗祠颓毁不堪,只有几堵残存的围墙,寥寥数间坍塌的砖墙瓦顶,残垣断壁,散落的门墩石,仍掩饰不住古祠曾经的厚重,诉说岁月的变迁。这儿曾经为陈氏祠堂,后又用作小学校舍。

顺着石板路往下走,路两侧错落有致地排布着多间青瓦石墙的老房子,依山势而建,层层叠叠。房屋有的七间联体,有的九间联体。屋上横梁、斗拱、花门、窗棂上的木刻依然清晰。石头垒成的墙体,经历了百年来的风雨摧残,仍然结实。

家家户户都置有“阶前头”,这种建筑方式为浙南所特有。“阶前头”摆满了各种古老的农用设备,石磨、稻桶、谷漏斗、筛子等静静地躺在墙角,使人回想起儿时村落忙碌耕种的情景。

在路的叉口,有一株巨大的苦槠树,数人方能合抱。村里人说树龄已有1200多年,而“湖岭志”记载为300多年,树龄究竟多长有待于进一步考证。相传蛇精下凡作恶,缠绕大树。雷公震怒,将缠绕树干的蛇精劈成两半,现在看到的苦槠树呈分叉生长的姿势,虽然历经千百年,仍枝繁叶茂,顽强旺盛地生长于古道的石缝间。树下凉风习习,舒适宜人,是休憩闲聊和儿童尽情玩耍的绝好场所。村中像这样的苦槠、枫香、柳杉多达20多棵。

相较之下,“底月”则稍显“现代”,多数民房建于二三十年前,一簇簇芭蕉与竹林相映成趣。近来,村里组织人员清理了杂草,垒砌了卵石墙,但对横生野长的芭蕉舍不得下手,村干部认为这是自然生成的东西,不轻易清理。

黄金坳村,黄姓始居,居住在二山中间一坳平处,故原名黄坳,距今700多年历史。由“黄坳”和“金丰”两个自然村组成,在今年3月份的村级规模调整合并而成一个村,合两村名字为“黄金坳村”。全村1400多人,陈姓占了绝大多数,此外还有吴姓、金姓等。

历史上,黄坳和金丰两个自然村也曾分分合合,各有来源。

据陈氏宗谱记载:“至此地内外两所之地一名昂坳,一名长杏。”介绍了外月的村原叫“昂坳”,“在龟源下仰视此坳轩昂有象,名曰‘昂坳’,其义然也”。而底月叫“长杏”“张矮”“张眼”等。新中国成立前,因“学”“昂”两字发音相近,底月、外月统称“学坳”。

古道之行

“黄坳三条岭,条条通天顶”。从山下通往村里除了盘山公路外,还有多条古道。村里我来过多次,之前都是驱车前往,公事繁忙来去匆匆。开车虽便捷,花十几分钟就可直抵村口,但村里人称,来黄金坳如果不走一趟古道,就不算有完整的体验,也少了一番乐趣。这话,我始终惦记着。

一天傍晚,乡里下班后,我决定舍弃汽车走一遭,用双脚丈量一下山的纬度。我将车子停靠在山坑路口,从茂密山林穿行而过,尽管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。

半路古道上衰草漫漫,泥泞不堪,交错绊腿,艰难跋涉。由于路途不熟,多走了两次冤枉路,一次往陈大坑的方向,我不知道陈大坑是什么地方,而疯长的杂草已将道路完全淹没,根本无法前行;另一次则踏进了一块庄稼地,就这样,我像走迷宫一样验证了一处处“此路不通”。

就在打算放弃的时候,我发现小溪过处,竟还有一条平平整整的古道。这时候,雨点渐渐变大,湿身湿胸又湿腹,而且天色渐晚。是继续走,还是打退堂鼓,纠结了我一阵子,如果就这么回去,又有点不甘心。于是我决心跨过小溪,再走走看。

走着,走着,湿漉漉的山藤,蹭得裤管全湿,渐渐地,鞋子里面也灌满了水。整个山谷浸润在氤氲之中,四周

是稻田、葱郁的山林。口干舌燥,最要命的,自己居然没带水。我发现自己置身在荒山野岭,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,心里开始发怵。

就这样走着,走着……

远处一位身影出没,走近一瞧,一位挑柴的大婶!有人就会有人烟矣。我琢磨着,向大婶细细打听,没错!前方有个村落。这村落便是“底月”金丰,再前行便是“外月”黄坳。我远眺远方,眼前的景致让我忘记了疲劳,山间的清风带来了窃喜。脚下踩着的这条古道为“新岙古道”,是森否连接黄金坳的古道。

村里的健走达人、村干部吴小余说,像这样的古道还有多条,如“黄金古道”“蟠龙山古道”“朱元古道”等,尤其是“黄金古道”,路旁枫树、银杏参天,每逢秋冬季节,金黄的叶子洒满一地,那景象没得说。古时人们脚踩这么一条条古道,挑米挑柴,走亲访友,肩挑背扛挑出了生计,也挑来了“金子”。黄金古道,大概由此而得名吧。

守村老人

就这样,一直到了目的地。盘山公路边就在我的头顶。一间两层民房檐下两位老人正在闲侃,看到公路底下突然冒出我这个不速之客时,多少有些吃惊:“人客,来这做甚?为何好好公路不开而走山道?”

这位名叫陈福益的八旬老人,见我相机对着他不停拍,有些不自然:“再拍下去要收钱的哟!”得知我口渴舌燥,老人便带我去他家。

这是一排数间有些年月的老屋。屋后是一堵石块垒成高高的墙,环绕的排水沟,还有一口大水缸,老人舀了一勺清凉的泉水给我。“呵呵,姆儿,真是渴坏了。”我一饮而光,“慢慢喝……”老人一脸慈祥,这神情,这口气分明像对自家的孙子说的。

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,他说,前面的山坡,在他很小的时候游击队驻扎过,国民党的部队也来过。他曾亲眼看到国民党部队来抓壮丁,三抽一,四抽二,他那时只有14岁,躲过了一劫,而他的小叔就没这么幸运了,因保长通风报信被抓走了,从此不见踪影。山坡那边有个“红军洞”,便是红军驻扎过的地方。

据载,浙南游击纵队所属支队在队长杏林和金时区率领下,从岭雅经川和来到黄金坳村,以此地为据点开展了革命斗争,并且留下了不少红色革命遗迹。如“红军井”“陈大坑革命遗址”“仙人岩游击区”等,1987年被市人民政府列为革命老根据地。

虽说两个村合并后户籍人口有1400多人,算是个大村,但搬的搬,走的走,中青年都外出经商打工,现在村里就只剩十几位老人常住。

让老人们拍一张集体照!当几位老人聚拢过来时,我突然萌发了这个想法。“给你们洗出来,每人送一张照片吧。”这么一说,老人们乐了,排成一排,拍了张集体照。

如今,黄金坳村的老人,就这么静静地坐在屋前,甘愿孤独地守护着这个宁静的村子,平平淡淡、简简单单地生活,互相陪伴、照顾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直至成为过客。

